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三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孝宗時張浚論和戰利害疏曰臣今月二十五日恭被御筆處分臣已即日具奏去訖臣雖愚陋中有所懷敢不盡言伏惟聖慈俯賜矜察今之議者孰不以戰守為說其次則就遵舊轍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

是也然而争城争地罪不容誅城髙池深兵甲堅利委而棄之地利不如人和則是戰守之中尚有可得而論者焉臣竊以為戰守之道本以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如是而後可以言戰守仰惟陛下以神聖恭儉之資受太上委任之重即位以來孜孜治道然而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於天下揆以廟勝猶有可疑臣愚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

月之間大布詔旨一新內治盡循太祖太宗之治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於後人心既孚兵氣必振臣衰暮之景精力有限理當退閑以全晚節豈肯分毫更有覬念獨以事機迫切治亂安危斷在今歲臣若尚懷顧畏他日身名具喪辱國辱家悔之無及伏願陛下深軫宸慮早定至計事或二三終恐無成臣愚干冒聖聰俯伏俟罪

起居郎胡銓上疏曰右臣准樞密院劄子十一月十四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於後省限一日集議當與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禮數之後先土疆之取與條具聞奏仍令各舉所知以備小使者臣竊惟國家自紹興初與金人講和竭民膏血而不卹忘國大讎而不報上下偷生苟安歲月以為盟好可恃蕩然決去藩維之守一旦完顔亮變生肘腋宗廟社稷幾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乾剛獨斷奮然圖任張浚及二三大臣力謀恢復符離之師兵不血刃而故疆復得使李顯

忠盡忠於國不貪小利以成大舉之功則中原響應勢若破竹恢復之期可指以俟矣雖然功雖不成事雖不立自京都播遷之後垂四十年未有如符離之舉也敵人緣此震慴知陛下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謀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人知臺諫有明目張膽之臣知朝廷有面折廷諍之士以為中國有人遂有乞和之意兵法曰無故而求和者謀也敵人詭計端在於此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刼遷本於

宰相何㮚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黃主和完顔亮之變本於權臣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四十年間敵人用銳師勁卒長驅入國何嘗不以和哉暴蔑我二聖汙衊我兩宮殘毀我宗廟陵夷我社稷發掘我陵寢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欲與不戴天之讐講信脩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和好可成金人可信決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為之况萬萬無可信之理前車覆後車戒陛下若不深思遠慮力脩政事力脩守備力任將相力圖

恢復而苟目前之安臣恐後車又將覆也議者乃曰姑

與之和而陰為之備外雖和而内不忘戰此向來權臣

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嗚呼燕安酖毒不可懐也一

溺於和則上下偷安將士觧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又安

能戰乎其為酖毒多矣可勝寒心冒犯天威臣無任戰

懼之至

銓又進故事曰冒頓既立時東胡强使使謂冒頓曰欲

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皆曰此匈奴寳馬也

勿子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與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甌脫境上候望之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

本也奈何子人諸言與者皆斬之

臣謹案春秋以地為重凡書取地皆惡之也成二年取汶陽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則我以不義而賂齊夫齊以戰敗而賂我非我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我也我以不義而賂齊非齊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齊也取汶陽田雖專惡我然齊亦與有罪焉何者為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取濟西田雖專惡齊然我亦與

有罪焉何者為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夫春秋書法重地如此以為萬世守國者之戒也嗚呼冒頓夷狄也且能知地者國之本而不以與人可謂深得春秋重地之旨矣可不鑑哉

銓為敷文閣直學士乞規恢遠圖疏曰臣項坐異議竄斥嶺海者垂三十年自謂老於窮荒絕域不復齒搢紳之列豈意天假之年陛下登大位首賜收召臣獲保首領盡室生還復見天日之清明平昔區區之私鬱結而

不得伸者頤畢之於旒扆之前指天誓心有死無貳故
兩叅華禁首尾九年每一賜對臣未嘗不洗髓滌慮極
其精誠期有以感動天聽誠以今日國讎未報陵寢未
歸故疆未復臣所以夙夜痛心誓不與敵人共天者也
伏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退託以不能惟兼聽是務每
聞臣言曲賜優容稱其直諒臣摩厲此心日復一日不
知老之將至迫於七十致仕之禮懇祈再三陛下委曲
保全又復寵以延閣之美臣雖碎身粉骨不足以報天

地父母之恩輒敢極竭愚衷少裨國論之萬一伏望陛下體堯蹈舜轔禹轢湯規恢遠圖委任賢哲植正黜邪理財訓兵濟師練將逮鰥卹孤然後布告中外大明君臣父子之義必報國讎必歸陵寢必復故疆混一區夏以副太上付託之重臣雖在畎畆死無所憾臣既陛辭即出脩門無復再瞻日表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誠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

也蓋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

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踈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葢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一也而子犯三過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欝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知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

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

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飲恨而没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須者新天子

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

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鋭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

於一折而敵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
唐之二君盖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
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頹一籬之缺而不敢議
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大不同
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
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盖
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
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

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僨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湔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

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絶望也

萬里又論國勢曰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為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世七

八百年而不絶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絶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

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為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敵人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敵人為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

金亮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敵人遂敗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揺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為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備某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

欣然而相慶罷戍幕散舟師徹邉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為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邉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為之鄰前有父兄不共戴天之讐而後盡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為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投梃刃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為之慮乎抑將外姑

與之好而陰益為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堕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蹙頞相顧以敵讎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耻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為大懼妝召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期於

必取所謂卧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大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脩政刑求人才深溝髙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静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舉欲為備人

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茍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媮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

越也謀人者其國與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喻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葢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敵人講解之後

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其二曰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侯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

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
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
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
為而不果也果則為為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
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
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
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
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

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劒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乎嗟乎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

之英雄而獨當一末亡之金人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材劒客之精鋭此漢唐之所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

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使聖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羣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

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茍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盖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敵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户是得為善禦寇者乎夫室

以户存户以垣存也垣毁是無户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㕓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鋭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為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歳

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為者耶議者猶曰是時敵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狠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深林入者凛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逵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贍

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盖海陵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海陵而塞敵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

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敵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

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脣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虞也淮者江之虢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

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不有而敵有之彼以為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

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其三曰臣聞有為者必為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為國者何嚮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

利也故曰有為者必為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況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為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柢

也盍觀之東晉乎蓋嘗有幽幷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幷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幷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幷河南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盍觀之劉宋乎蓋嘗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

馬腹何則功視時為成毀時視天為盈虚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髙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人之北歸也河北嘗為吾有矣紹興之間金人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為吾有矣金亮之敗也海泗唐鄧又嘗為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嘗為吾有矣有則有矣有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

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為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為後之規矣是故為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為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嗟乎吳其以雍為懦而蜀其以維為壯矣

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信噫宋德當天下世萬億天不佑敵亡不及夕不待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況國乎天之於我國家蓋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蓋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乗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決其乗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怠吾之大計則

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苻堅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金人之強不過苻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朝廷盍少待哉

參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古之得天下者皆由小以致大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湯之一征天下始信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怨者徯其來而不至也是故師至其國若時雨降非謂使四方之民先歸湯之國也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者有其心也是故至武王時始因商之旅其會如林非謂使天下之民先歸文王之國也若使民先歸其國則七十里之亳百里之豐何以容東西南北之人而所謂亳與豐之地方且疲於贍養日益窮蹙又何暇脩文德以格遠人之心耶今陛下北有勁敵日為姦謀以撓我日縱流民以困我沿邉守臣由之不知方且日以招徠為事自去冬用兵以來歸正之官已滿五百皆高官大爵動欲添差見闕歸正之民不

知其數皆竭民膏血唯恐廪之不至數年之後國家之

蓄積竭於此役東南之士夫久不得調東南之農民身

口之奉不得自用安保其不起為盜賊而求衣食之資

乎不於此時有以救之騷騷不已布满東南蠶食既多

國用益乏已來者不獲優恤必有悔心方來者待之愈

薄必有怨心夫剥膚椎髓以奉之意者望其知恩而欲

其為我用也若使怨悔之心生終亦何所濟此為國遠

慮者莫不寒心也今説者必曰不如是不足以繫中原

人心夫內脩政事教化既明風俗既厚百姓家給而人足使彼之士民願立於朝願為之氓而不可得然後一旦興師恢復土宇皆為王臣則其心乃大悅如湯之后來其蘇武王之一怒而安也若吾之政化未施財力先屈國尚未可保安能繫中原之心乎凡為此論者皆慕古人之虛名失當今之實利者也臣願陛下容赦沿邊守臣其有襁負而至者諭之以久遠之計曰國家議戰與和皆為汝輩久此陷沒欲圖拯濟若為戰計則他日

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必捨墳墓棄親戚而來若為和計朝廷亦豈遂忘汝等宜各安本土以俟議定則彼必感我恤之之意深念之之心切將無所歸怨而敵聞之亦必知我國有人矣於是葺藩籬保形勢寬民力以固邦本募勇士以益軍籍政脩而教興國富而兵強機會之來豈有窮已一舉而得中原大開明堂受朝賀此成湯文王已試之明效也夫未至此時而先為計以自蹙此敵之願後雖噬臍其無及矣利害得失之機較然

可見陛下不可不深察也儻未以臣言為然欲望聖慈斷自宸衷上取太上之訓下盡近臣之議以歸至當然後定其規撫使沿邊守臣有所遵守

浩又上奏曰臣聞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此三者天下之大槃古今之至戒也臣比者極論招納歸正人之非雖荷聖慈已賜開納尚慮議者或有異同臣請得申言其詳夫自淮泗之北燕趙以南幅員萬里皆我故疆若使朝廷根本已立人材已衆功無僭賞

罪無佚罰兵強國富事力有餘以陛下英武之資秉中原愛戴之心一舉而取之宅中圖大以復舊物則天下之議孰敢以為非今既未能乃區區然招集逋逃之人以為繫中原之心此臣所謂棄實而務名一弊也自去歲金人南下之後兩淮蕩然驅虜殺戮不可勝計井堙木刊積骸如山慟哭之聲至今未已調度日繁江左重困屯戍雖遣藩籬未固此皆當如飢渴如焚溺日夜圖之者今未見大有措畫而廟堂之上率常以太半日力

整會歸正人某人乞官某人援例以廟堂猶如此則宣撫司沿邊諸軍帥司州郡又可知矣此臣所謂捨近而謀遠二弊也北人初來扶老攜幼莫不皆言去虎狼歸父母嗚噫流涕以手加額不知者觀之真若可喜然此輩小人何常之有廩給禄賞少不厭其無涯之心則怨詈並作未必不刺取國事歸報敵境況又其間往往有本心為間探而來者此臣所謂見利而忘害三弊也以此三說反覆究繹招納利害可以立決加之敵情難測

譎詐萬端今北人將片紙來者即與官僧道雖無度牒但持戒牒來者即與度牒若敵人設計多作偽告偽牒源源而來上則竭國力以禄養歸正官下則隂壞度牒之法我尚為有謀也哉且中國士大夫雖身登科第家世公侯一有去失坐廢終身而歸正官則一切不問是仕於敵人者何其幸而仕於天朝者何其不幸耶中國士民欲為僧道者由買度牒以至書填受戒非四五百千不可而歸正僧道則一切不問是生於敵界者何其

幸而生於王土者何其不幸耶臣惓惓之實欲望陛下棄名取實以集大勲先近後逺以安邉鄙見利思害以杜亂萌異同之論一以理決之昔吐蕃欲取唐維州隂遣婦人嫁守閽者生子長大守閽而吐蕃入寇遂開闗納之宣和中郭樂師入朝請擊鞠牟陀岡乃黙視可作營壘之地其後金人大入果集于此則㧞納之事豈可忽哉豈可忽哉伏惟留神采擇

川陜宣諭使虞允文上言曰臣以孤逺之蹤曲蒙陛下

親擢聖恩不一實為非常之遇但以才力凡微未有豪髪報効媿懼并心敢因使令輒以今日不可失之機仰干四聰之聽伏惟陛下聖智默運成筭不遺規模之遠固已素定用敢冒昧裨萬分一臣既聞敵中之亂敵兵在中原者不多實天相陛下恢復之時而形勢便利莫如陝西盖得兵得馬得糧可以壯國威可以足軍餉欲守則有險可恃欲戰則有資可憑自古進取天下固有次序而莫先於此臣嘗所憂者大將相與因循無一肯

出力為國家任責兩日來吳拱出示吳璘三書謹録進
呈臣觀其書意知敵為甚怯知其兵為可用知民心為
已歸知糧道可以取足於西人又知其疾之已去老之
可憂而自勉於一舉而臣所不知者朝廷怯於立事和
戰未決尚以為疑也自敵使及境而去或以為敵中方
亂有所未暇或以為敵人未肯歸疆將有所要致於我
以臣愚慮二說皆可置不問所當急者今日之機如因
璘之意而用其機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斷以一言而

已臣博采輿論謂中原之敵不多必無深入之憂若且令董庠以本管兵守淮東郭振以四統制兵守淮西趙撙駐信陽李道廹新野唐鄧之間各因其險而固守勿與敵戰因得息兵以待用先令吳拱選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彦會於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之敵不能進兵以援長安又以萬人與彦合力進討而吳璘姚仲擁大兵而出西人知朝廷大舉倡義而應者必甚於今日官軍聲震關輔則寶雞之敵知其無援又為西人之

所共棄若不請降亦必引兵渡河而去國家得於此時收兵籍馬因長安之糧而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可以省諸道之運至如兩河之地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矣臣聞兵好合而惡分時難得而易失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察納其說而熟計之潛以一定之說分命諸將使戮力以收不世之功天下幸甚臣廹於愚忠抵冒天威伏深震懼

允文又上言曰臣竊惟藝祖皇帝創業之初削平諸國

首會襄陽之兵以取荆南盖天下勝勢所在先得之則
雄視吴蜀一統之祚實始於此今陛下𤰞神於襄漢之
上游控吴蜀之全壤規摹弘遠得藝祖之遺意天開聖
哲先後同符而議者謂自古以來蜀以重山為險吴以
長江為險而荆襄之地平原廣袤無一山一水之限隔
故三國之後以至南北之分凡皆以兵為險良將勁卒
聚為重鎮方册可考也道路錯出不可以數計而其大
者有六自陜虢出盧氏可以直抵歸州自光化出茨湖

可以直抵夷陵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陽自唐州出棗陽可以直抵郢州自蔡州出信陽之三關可以直抵德安府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可以直抵光黄蘄亙數千里實爲坦塗皆當以兵爲險之地也兵厚則險固理之自然而今之備兵反薄於守吳守蜀之數一失支梧敵勢横潰吳蜀之形釐而爲二此兵雖多首尾莫應甚可慮也伏願陛下曲軫淵衷下臣之章於腹心大臣議所以益兵之策庶幾不失藝祖所以先重荆襄之意爲

陛下恢復之基天下幸甚

歴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孝宗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美芹十論曰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計則應之常不足敵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耻普天率土此心未甞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大父

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汙敵官留京師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輙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随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粤辛巳歲金亮南下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為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鬱腸肺官閒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為成謀敵人利

於嘗試以為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金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狙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猶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後投閒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為膏肓之大病遂亟齗古以為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

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光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敵人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効命之秋臣雖至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已以為今日敵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無患故罄竭精懇不自忖量撰成禦敵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敵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

觀其釁則敵之虚實吾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説次第而用之敵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羣議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之烈無遜于唐太宗典冠舉衣以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于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其愚忠斧鑕餘生實不勝萬幸萬幸之至

其審勢曰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小大是也

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巖于千仞之山轟然其聲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塹甽木拒未容於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禦之至力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濟譬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自我不係于人有軼而過者抨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敵人雖有嵌巖可畏之形而無矢石必可用之勢

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敵人之地東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敵人之財籤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於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䘏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

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為不足邺者盖敵人之地雖名為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刼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争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哲伯反于遼趙開反于容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于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敵人之財雖名為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盖敵政庬而官吏横常

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為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罄於搥剥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絶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金亮南下之時皆是誅脅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

歸者已不可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況金國今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尼雅滿烏珠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聞偽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於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聞古之善覘人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袁紹

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為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強也高祖見之以為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為酷敵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其察情曰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古之

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於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决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虚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它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常爲必戰之待寓勝于敵未勝而常

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權我我以静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乗勝敗既不能為吾亂則固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敵人情偽臣甞熟論之矣蓋其性剽悍心不肯自閒逆之則怒怒而後戰順之則喜喜必致賂蓋怒我者忌我也喜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

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烏珠之死固甞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甞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甞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弑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宫亮之殞褒又甞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

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竊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日之事揆諸敵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我有攻守之士而敵

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部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絶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金亮始謀南下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鴆惡其露機也

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邪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於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

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敵欲必戰而在于敵幸勝以踰淮而逐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幵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

觀彼虛聲詭勢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為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為之處者綽綽乎其有餘矣其觀釁曰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適遂使之飢寒則怨仰而視俯而育遂使之捐棄則痛冤而求伸憤而求泄至於無所控告則怒怨深痛鉅而怒盈服則合叛則離

秦漢之際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慘刻凝
密而漢則破觚為圜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怨
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卹而漢則寛仁大度務從簡約
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怨秦怨之方形秦自若也怨之既
積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
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為朝廷赤子耕而
食蠶而衣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役寡求得而欲遂今陷
于敵彼視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愛憎自殊不復顧惜

方僭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訩未定猶勉強姑息以示恩時肆誅戮以賈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縣半其部落分朋植黨仇滅我民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彼常勝而我民則飲氣以茹屈田疇相隣彼人則強而奪之孳畜相雜彼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簽軍之令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築饋餉之役興則空室以往而休息無期有常產者困窶無置錐者凍餒民初未敢遽叛者猶徇于茍且之安而

怵於積威之末辛巳之歲相挻以興矯首南望思戀舊主者𢙣已深痛已鉅而怒已盈也金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迥遥恐狂謀無成而竄身無所故疾趨淮上僥倖一勝以謀潰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機不一再而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尋亦潰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業甞叛敵敵人必不能釋然於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無疑乎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莫若於

其無事之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儼然有可恃之資存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則一旦緩急彼將轉相告諭翕然而起爭為吾之應矣又況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習於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暇謀勇者不及怒自亂離以來心安于斬伐而力閑於攻守敵人雖暴有王師為之援民心堅矣馮婦雖攘臂其為士笑之孟子曰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臣亦謂今之

中原離合之釁已開敵人不動則已誠動焉是特為陛下驅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其自治曰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説曰古今有常理域外之人民不可以久安于内地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粤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卒以併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斃於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

雄其勢固至於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
吾見韓盧東郭䠶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
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猜雄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
之地又分於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
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内
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
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
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

也至于南唐吴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足恠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刼於金人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厖而軍民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為國國自為敵而貪殘呑噬剽悍勁勇之習

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心眷戀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為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君為秦虜而地為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阬秦軍入函谷焚

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夫彼豈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於此耶葢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敵人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遐裔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

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刼於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謨之論晉者以藉口是猶懐千金之璧不能斡營低昻而揺尾于販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偽而𧙃䰢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為之惑則臣固當為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臧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

豈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楛邉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顧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絶嵗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敵以緡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為生靈社稷計曽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為二百餘萬緡惜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為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強弱之辨哉臣不為數百里計也然而絶嵗

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為言者葢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驩好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於湖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為甚使吾内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為金人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

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為朝廷置我於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背金亮之令為吾響應者他日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為吾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於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敵人之情

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茍因其要我而遂絶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敵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敵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縣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虞卿之所以諫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於晉彼亦何嘗棄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跨漢唐撫有中夏然後為稱豈能欝欝久居此者乎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必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其守淮曰臣

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為備則其誰敢乘離屯為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為備則備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懾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嬰敵人遠鬬之鋒故十戰而九敗其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敵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邉兵而入寇幸成功而無内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

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為吾患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金人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道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故臣以謂守淮之道無懼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亟去無幸其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為是策者在於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入彼之地然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為郡凡幾

為郡之屯又幾退淮而江為重鎮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為屯以守為戰庶乎敵來不足以為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為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敵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趣揚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趣真與道壽以趣和自荆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趣荆今吾擇精騎十

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陽三處而於揚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敵攻山陽則堅壁勿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督府之兵橫擊之或絶餉道或邀歸途敵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敵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督府之兵亦橫擊之敵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然敵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郢復以餌之敵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兵制其歸而

山陽之兵自沭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於桂陵後唐莊宗與梁相持於楊劉徳勝之間盖嘗蹙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勢從古以然議者必曰我知擣虚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進

遇其實未見其虗是大不然彼沿邉為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厚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容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況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為之阻則猶未足以為利我得中原而簞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為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謂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其屯田曰趙充國論備邉

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為
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
此言用兵制勝以糧為先轉餉給軍以通為利也必欲
使粮足而餉無間絶之憂惟屯田為善而屯田葢亦難
行國家經畫于今幾年而曽未覩夫實效者所以驅而
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為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
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斂怨也何
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惟其懶而不事事而迫於飢寒

故甘捐軀于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閒縱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屯田則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佃以為生而輕失身于黥戮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畎畝則邀奪民田脅

掠酒肉以肆無稽踐行陣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爲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費粮種秖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爲策之善如臣之説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茍且而廰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籓爲保伍擇歸正不籓務官擇爲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敵中被簽而來未稼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生事惟官之計其閒田頃畆之數與

夫歸正軍民之目土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揺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為二等為之兵者田之所收則盡以予之為之民者十分稅一則以為凶荒賑濟之儲室廬器具粮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畜雞豚以為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於生養無事則長貳為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為主兵之將許其理為資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委守臣監司覈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勉以

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求自釋於廟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卹間有挾不平出怨語重典已縶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俸給爲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懐誘中原忠義之術也聞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踰九十此正屯田非特爲國家便而且亦爲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懐異心羣而聚之慮復生

變是大不然也且和親之後沿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拯北歸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爲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爲屯田以處之則人有常産而上無重斂彼何苦叛去以甘敵人横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攘奪以茍生誠豐飫矣何苦如是飢者易爲食必不然也誠使果爾踈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于聚乎内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逆慮其害而不敢求其利

亦不可言智矣蓋今所謂御前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驕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異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籍其丁壯勁勇者為一軍矣臣以謂可葷徙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素賤必不敢倨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

勢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盡屯田之利計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為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邑曰商之諸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人治天下未嘗絶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覈其勞績而禄秩以誘之内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為戰之術而

井田兵農之遺制也況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以術使之天下豈有不濟之事哉其致勇曰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將驕卒惰無事則已有事則其弊望敵先遁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事人君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為之處乎盖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惰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

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

不能逡巡自愛而留敵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敵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於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陪討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為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搢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敵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

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騏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縣海道之師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齎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之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亹亹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效而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為禮與左遷人均毋使

如正使遥郡者間有趨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執役之類彼被介冑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選貴賤之别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不充而主將歌舞無休時鋒鏑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勤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舁土運甓以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挾怨惟恐天下之無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邀

其上誰肯挺身効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寢下者同衣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勅將帥自教閱外非脩營治柵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収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紓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功折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軋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主將享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

又復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盖有爲士卒裹瘡卹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賞命特與差官攜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申勅主將曲加撫勞以結士卒之驩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爲鋭惰者化而爲力有不守矣守之而無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無不克凡兹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它日之用哉臣竊

觀陛下向嘗訓百官以寵武臣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勵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於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于誤國此實天下之至計也其防微曰古之為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辯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無聊不平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辯力者是皆

天民之秀傑者類不肯自已茍大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飢寒于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毁名敗節凡可以紓忿充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決一夫不平輸情于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資而遺敵勝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備于其外患生于其内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為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嘗教吳乗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説嘗教

單于毋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爲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爲朝廷重輕葢以爲泄吾之機足以增敵人之頡頏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逋寇窮民之無所歸茹寃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計其中亦有傑然自異而不徇小節者矣彼將甘心俛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栅而求釋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爲是說者非欲以聳陛

下之聽而行巳之言蓋亦有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金亮之南下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實爲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來伐則無錫之士實恙之㲀敵弓弩敵兵所不支今已爲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爲驕今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閩皆其北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于忠義或廹于虐政故相扳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不遣矣自去年以來敵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

書識義分者如鮮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泗州王等輩既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僞地教其親戚訴諸敵人移牒來請此必其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若此曹雖闒冗無能累千百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䘏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患生所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司時散俸廩以優䘏歸朝歸正之

人外而勑州縣吏使之蠲除苛斂平亭獄訟以紓其逃死蓄憤無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僞地情不可測朝廷既無負于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一二亦可以絶其姦望不然則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恤恐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源吳昊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馴致邉陲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父文伯死有婦人自殺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

人也逐于魯而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自殺是必於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則是為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為妬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朝軍民誠恐不悦臣之説者以臣為妬妻也惟陛下深察之其久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為之事而有能為必可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

謀之雖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葢自古遐裔為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發之自已收之亦自已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勝公卿大夫交口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聞不利則羣起而媒糵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乍賢乍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難矣哉臣讀史嘗竊深嘉越勾踐漢高祖之能任人而种蠡良平之能處事驟而勝遽而

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夫會稽之栖五年而吳伐齊虛可乗也種蠡如不聞又四年吳伐齊虛可乗也種蠡反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不勝而種蠡始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舉滅之盖歴二十又三年而勾踐未嘗以為遲而奪其權豐沛之興秦二年漢敗于薛漢元年髙帝厄于鴻門又二年衂于彭城又三年困于滎陽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議然未免于齟

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蹶項立劉高帝亦未嘗以為疎而奪其權誡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懲敗狃勝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間於讒說其圖維大功也不卹于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為之事於能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敵人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為身安然其決之也必加炷刃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止於傅餌則痛遲而終為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炷刃方施而傅餌移之傅餌未

幾而灶刃奪之病不已而乃咎醫吁亦自惑也且禦敵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非長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篤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戰為不可講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疎讒慝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悉力于圖維則可和與戰之機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

用而李師道遣刺客以緩師高霞寓敗而錢徽蕭俛以為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為中舍李逢吉之出為節度皆以沮謀而見踈故君以斷臣以忠而能成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挫召還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勾踐漢髙帝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内而戶部出納之源外而泉漕總司之計與夫邉郡守臣屯戍守將皆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

責成功于計臣守將俾其各得專於職治而以禄秩旌其勞績不必輕移遽遷則人無苟且之心樂于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綱既舉衆目自張天下之事猶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其詳戰曰臣聞鴟梟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獸此敵人雖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嘗有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

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為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為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論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為之勢不詳其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

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敵人之首而京洛關陜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敵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敵人有事常先窮山東

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爲簡略且其地於燕爲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譟其營則士卒無鬬心故臣以謂兵出沭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説敵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

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為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為甚深備之為甚密可因其為重大為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金鼓之形陽為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関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邉郡縣

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户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鋭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畱之使不得遽休則山東之地固虚邑也山東雖虚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誠虚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鄆之郊臣

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為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名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敵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鄂斡哲伯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敵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為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

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鋭盖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

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臣以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茍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鋭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為恢復之謀則吾兵為敵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陜彼將南絶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

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觀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為狂何者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為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説焉為陛下終言之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敵以為我應是不戰而可定

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黥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為之長者更戰守具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

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為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閭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敵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怏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

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於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左宣義郎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員興宗上書曰臣聞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人心不感則離離則天下之不和不平者將應之矣人心之感不感聖人初不間乎內外也以信示人無人不信以惠懷人無人不懷使天下畢信畢懷是之謂德感也恭惟祖宗建置社稷餘二百年永永傳不替之象獨非有以德感人

者乎此不可不稽也臣愚不佞待罪三舘鄉者丙戌之秋嘗入建請北方歸正之士捨氊裘襲冠帶本非前日一都督府力能誘而來之者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徳只也陛下感之亦極矣願幸加意以禮始終之是時國家未萌還俘因之議而臣之預言如此陛下過聽不以下臣迂愚其後繼用王友直於江上將王宏於步軍其餘才武以次録用此聖主至斷至明者也中外率以為是今者敵因盜賊之萌

乃起俘囚之請玆事體大應酬若失便關安危臣日夜念此至熟也陛下若曲徇外庭之言不計利鈍不愛歸附姑曰還其十百以緩目前之患臣恐患自此滋矣且王言如日外庭乃欲蝕之使朝廷前日為義今日為不義前日示仁今日為不仁虧敗德意莫甚於此又況俘囚一揺懼者必衆十可以聚百百可以合千風塵飛揚肘腋為變甚可畏也其性純良者自此生心其慕教化者自此絶望懐反側者自此有詞心剽賊者自此鄉導

陛下異時有事北方沿淮以北陛下縱欲募用其人不識誰肯為陛下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也今欲外圖帖息之計内寛流附之心陛下曷不試臣今畫三策於前顧臣之策必不為北敵餌為中國羞也用其一則可以破不直之請用其二則可以塞無已之求用其三則可以成久禦之利唯上所命也謂宜今日因往來之使或對境之便遺之以書曰近聞侍旺懷異而楚州不知州之罪也本朝居數千里外其及知之乎比因大國有

言然後覺之其楚州官吏並已竄謫沿邉軍民並已戒約則本朝凡嚴大國之意可謂曲折矣且侍旺自分必死故支離其詞奈何大國聽之萬一本朝獲一姦盜妄分析黨與入北界者本朝亦聽之乎如是則不直之請可破矣此臣策之一也又遺之言曰甲申之歲大國議和唐鄧海泗荊淮重地也輒舉以遺大國口血未乾繼有兩淮之役俘取吾民凡數十萬本朝兼愛南北之赤子恵顧前盟不敢求也今俘囚百十奔迸四出死生莫

知大國累歲求之獨何意歟觀此似欲搖動和議曲不

在本朝天地鬼神實臨之如是則無已之求可漸塞矣

此臣策之二也傳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獨用兵

處事亦然也臣竊笑前者王琪等經理淮上引見而對

朝辭而出道路莫不指目布置張皇竟以泄露諸將所

以備敵者近乎虛聲而敵所以疑我者積乎實禍臣未

聞事機不密而可用鷙鳥不伏而能擊者也是乃敵所

以數啓紛紜之談歟今皆見之矣臣謂今日之事當畢

其禮而長其怠睽其日以寬其詞悠悠以靜處之縱不見信必無大侵然後潛正師律默課農桑陰蓄器械使事興而衆不知敵如我何則久禦之利漸成矣此臣策之三也彼敵自辛巳及今迭戰迭敗豈真健者哉謂秦無人故直欲以威刼之耳如不出臣三策則正墮敵計悔無及也或謂臣之三策當矣陛下必審處之矣陛下智勇能遠圖天威能亟決然尚有可慮者太上之意主於和柔故陛下一切委順今者欲出詞拒敵恐不遑也

萬一生事如太上何如大孝何臣愚以此正陛下所以事太上而稱大孝者也大孝以安社稷爲悅使一旦歸附動摇流人怨憤憂獨不在社稷之閒乎昔唐肅宗起師靈武猶不欲以賊遺君父當時以孝與之況陛下至孝萬萬肅宗者乎雖然敵勢實不可保陛下奈何不早爲之策哉漢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晋蘇峻名亦反不名亦反今臣度敵之勢和亦變不和亦變特其變有早晚爾而說者謂徑與俘囚則繼今可以免禍是猶抱虎

而寢指虎之終不噬巳也烏呼亦愚矣曷若整械飾穽求所以禦虎者今迺欲專用抱虎之術哉内外歸附亦必用此潛窺陛下以為榮辱死生之决也措置一失禍猶發機從此殆矣而可無思乎陛下若賜清閒之燕得熟數于玉陛顧首試臣三策以次畢用之若衆不附敵不怯榮名不成則是臣飾説欺君者也臣請死

祕書省正字趙汝愚論恢復奏曰臣竊惟陛下仰承太上付託之重于此九年矣凡祖宗之疆土未復兩世之

雪耻未報實惟陛下之責未已是宜陛下朝不遑食夜不遑寐日積月累勤求所以為天下之道如拯溺救焚而不敢緩也雖然急趨無善迹促柱無和聲又烏可不量事勢苟為一切之計惟速之是務哉臣嘗竊聞或者之言謂陛下鋭於圖事惟患兵籍之不多養兵既多始憂財用之不給内外虚耗軍士怨嗟於是苟有道可以豐財則利害未暇究也苟得人出以任事則能否未暇擇也兩淮城壘土脉膏潤而不暇待也沿江保甲徒擾

無用而不暇恤也凡此數者亦由陛下不忘祖宗創業之勤而求之太速耳行之不已臣恐陛下求之愈速而其效愈遲也經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今夫陛下之所爲謀者豈細事哉臣愚伏望陛下廣恢廓之度建宏遠之規不以小利動其心不以速成敗厥事求賢爲上立政次之事之可爲者屢省而後爲弊之可去者以漸而後去人事修而天時至區區敵人有不足殄滅者矣

汝愚乞撫安歸正人䟽曰臣伏思天下之弊多矣然其大且逼者莫若歸正人彼皆祖宗涵養之餘不勝敵人之暴一旦來歸如脫寇盜而得慈母其所望者深矣朝廷既不能盡滿其意而民間時時訛言咸謂敵人來有所索轉相驚動懐不自安夫以羈旅不自存之人而懐反側不自安之意豈得不深爲之慮也爲今日計要先求術以安之人情既安雖有姦宄不能動揺矣臣請試言所以安之之術其一換授官資之人並注添差差遣

至易得也書鋪以其不知吏部格法百計邀阻所須貨賂數倍常人至有數月不得調者欲望聖慈令吏部措置明立牓約諸歸正人並以到鋪之日爲始後兩月不授差遣許至吏部陳訴犯者重置憲典仍詔州縣其合得俸給並須按月支破有積壓不支至一季以上者令監司劾奏其二北方豪傑之士捐親戚棄墳墓間關而來有閭門受戮而不顧者其志豈存升斗之利哉而所在例以傖荒待之無以自達鬱鬱叛去者亦多矣欲望

明詔諸軍管軍統制及緣邊監司守臣依隆興元年薦舉武臣格式有謀略沈雄可任大計寛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者不以有無文武官資各薦一二人人以半歳為限陛下親賜試問擇可用者随才用之雖拔十得五未足以盡其人而雍齒且侯其黨亦粗慰矣其三散在諸軍為兵者人給錢絹不多飢寒切體進退無路情實可矜或者將校非人一切指為北人勞逸異任種種不同遂令忠義之心

積成愁怨之氣國家財賦少積縱未能均有所濟猶宜
遴選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俾勤而撫之尚庶幾其
可也凡此三者臣日夜念之方時無虞隱伏未見小有
風飈之警懼非法令之所能制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上自治之策曰臣疎賤無取誤蒙陛下恩私選
自諸生擢登禁路非惟身荷寵禄且將澤及子孫致命
捐軀誓難圖報又念國家靖康之難同姓一時俱北行
者葢數千人然則家國之事臣實義同休戚今身雖在

遠茍可以效消塵之益者誠不當畏避蓄縮以疏遠自疑也惟陛下畱神幸甚臣伏自去歲夏中傳聞金人還歸本土緣臣僻居海角無從詢問敵中事體臣仰惟陛下英明獨運威略如神多士盈庭筭無遺策使臣空竭肺腑何補毫芒但以世受國恩不無私憂過計竊謂敵情難測未可輕言迹其盜據幽燕比年似亦安靜今乃無故妄動其間必有深謀或者謂其嫡庶不分兄弟爭立敵君牽制不斷將分國而王之昔趙武靈王既立少

子而復愛長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身及於難漢五
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設如或者之言在彼誠爲失策
然臣竊聞敵君既老而常有敬慕太上皇帝之心故築
宫以仁壽爲名久欲爲傳授之事使其復愛長子欲裂
土而封之亦惟下一紙之令則其事即日可定矣何至
捨其已成之業而犯衆情之所難棄中原之奥區而退
伏於絶漠苦寒之地彼又豈不知陛下卧薪嘗膽志在
規恢胡爲遠自遁藏深形退屈兵法有進無退義豈其

然臣謂朝廷正當深察其情而思所以待之之策未可直謂其施爲悖謬而遂有輕視強敵之心也臣輒不量淺陋伏而思之而得三說其一臣昨在吏部時聞敵人之長子號許王者強暴不仁專好武事志在傾奪將爲亂階臣始聞之常竊私喜其間亦有謂不然者今臣之所治雖在南方而官吏之中多北來人士其間亦有久在淮南而熟知淮北事體者皆言其人強忍堅志素蓄姦謀接納雄豪收採時譽常至沿淮措置邉事皆乘驛

騎奔馳飈去倏來人不知其為敵君之子也且謂其人不死必能大為邉患使敵人善自為計委之南據汴都授以偏師用為藩屏則國家將倍勞戍守邉境未易得安而敵君在燕以重勢臨之彼亦安能篡奪今若陰使其父歸伏舊巢察其姦心用志非小其人盖將挾君父之勢間兄弟之情乗北方士馬之強為併吞其國之舉發遲禍大可為深憂其二敵人自得國以來盖常以北方為根本如漢高祖與項籍轉戰滎陽京索間而以關

中為根本安祿山雖盜據洛陽而以范陽為根本之類是也竊料敵人三世篡奪不能不過為隄備今將立其少子而恐或者議其後也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地而壓之以重勢俟其少定徐議後圖然則一時之計雖若煩勞恐其因事制宜亦未為深失也臣又聞方金亮時剪戮宗室完顏氏多死者獨今敵君佯為有疾退居遠郡若無能為一旦乗海陵之動取其國如探囊逮其即位許時亦絶不生邊事臣覵其人似亦非輕舉妄動者

蓋恐其間必自有說也其三或者疑其曩時簒弑皆在巳年今兹北遷將爲厭勝然自敵人得國今已二十餘年蓋嘗歷癸巳之歲矣未聞有厭勝之事何也大抵人之常情安土重遷吉凶悔吝皆生乎動誠使敵人無故妄動别無他謀而違逆衆情勞役百姓中原父老固已不堪其擾矣又聞其隨行奴婢甚有逋逃去歳苦寒人畜多死如是不已孰不怨嗟竊恐其間將有豪傑之士如晉石勒劉聰之徒乘間俟隙崛起自奮弱則請服强

則自固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臣竊料敵情爲是三説詳觀事勢眹兆已萌逺不踰三年近或止朞嵗事機一發利害萬端不審陛下萬機之餘亦嘗深念及此否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觀自古敵國相對常苦難得閒暇之時惟其預備於無事之先故能患至而無恐臣謂朝廷及今閒暇當亟圖所以自治之策不宜視同常務使有後時之悔也臣觀自古國之治亂兵之強弱全在得人然則搜選人材最

爲當今急務練兵理財蓋又次之陛下聖意憂勤盡思一旦用兵之際自東徂西凡備敵者幾處爲總帥者當用幾人將佐中素有威望可以獨當一面者幾人幕府實賛能知兵家事體緩急可以濟務者幾人兵法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陛下恭儉焦勞内帑所儲者可支幾歲自古兵連禍結亦豈可以歲月計哉惟昔辛巳之役上天垂祐金亮喪師甲申之役敵人實有厭兵之意故兵纔及境不數月而遂

解要不可以是爲準也臣觀自古用兵不計勝負惟能持久者終成帝業陛下復料今日之兵將財力事勢能以持久而不困乎若曰祖宗德澤感人甚深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一旦北方有變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朝廷乘破竹之勢中原遂可傳檄而定矣初不待歲月持久也臣仰惟陛下自即尊位于今二十餘年盛德美意日新一日是宜上符天道下順人情克復之期不俟再舉然臣猶謂取諸已者可信而責於人者

難期正須朝廷國勢安彊然後豪傑可收為用若昔晉宋之際蓋無日不望中原豪傑之助也然計其功效終成畫餅故臣惟願陛下勤於自治而已兵法又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愛爵禄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今敵君北徙國人既知之矣然其所以北徙之意朝廷猶未能深得其情是則諸將用間不密之過臣聞昔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最為不及然其

設心措意猶是向公如李顯忠輩方得罪秦檜棄置閒廢之中存中為之傾貲結納故能卒收其用臣聞存中每遣間諜輒委之數萬緡恣其所往皆數年而後歸故能深得敵人之情狀今之諸將孰可任此臣愚伏望陛下内則親詔大臣選羣材以脩政事外則密諭將帥厚遣間以覘敵情至於近邊移戍修城凡動人耳目之事皆可少緩而弗為敵人所欲歲幣亦宜如數遣發不必與之深較嚴戒邊吏毋得輕輒生事俾其安意肆志不

復以我為疑然後養威蓄鋭而徐觀其變則庶幾其可圖矣臣僭越狂妄冒瀆天威不任皇懼待罪之至

户部侍郎汪應辰論國用士風軍政疏曰臣仰惟陛下初即大位羣臣百姓拭目傾耳以觀化聽令其精微遠大雖非見聞可及而動容周旋一以禮法仁孝之行恭儉之徳惻怛愛民之心謙虚盡下之誠類皆出於聖性之自然者以至收名名士博求直言追録忠烈莫不犂然當於人心中外稱誦以為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孔子

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夫豈有意於求名哉葢昔之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以其民悅服之有素也誠因始初清明之政中外悅服之心推其所已爲求其所未至凡人心之所欲而今日之所當行者舉而措之以幸天下葢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事半古人而功倍之矣臣請言人心之所欲而今日之所當行者惟陛下財擇自用兵以來有司於常賦之外所以搜求征取者名色不一葢十倍於

漢唐與祖宗之時而不翅也州郡爲之匱乏百姓爲之凋敝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常有不足之憂則夫今日之國用不可以不理也平居無事將帥之臣坐享貴富一旦警急聞命則遷延而不前望敵則皇遽而自却事平之後益自誇詡論功第賞動以數萬若其名籍之虛實技勇之高下皆不可得而考核則夫今日之軍政不可以不脩也以便文自營爲得計以因循苟且爲練事希功者肆意於誕謾而不疑逐利者甘心

於奪攘而不耻朝廷所託材噐職業者萃於羣下也而積習如此将何望焉則夫今日之士風不可以不變也以陛下之仁聖而因始初清明之政中外恱服之心慨然欲大有爲於天下以此三者爲當務之急酌之衆論參以時變先甲三日而究其所以然後甲三日而慮其将然是非之理本末之序既已參於前矣言之則必可行行之則必可久任使賢能必盡其人之材賞罰功罪必當其事之實騁浮辭者不得以亂真挾私意者不得

以害正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未有不還至而有效者也國用理則民可裕矣軍政脩則兵可強矣士風變則政事可舉矣内以治吾之國家外以制敵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昔漢之文景躬行節儉則有家給人足之效宣帝綜覈名實則有吏稱職民安業之效夫以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其於天下之事特患有所不為爾竊惟太上皇帝以天下之大付之陛下夫豈苟然而已哉蓋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太上皇帝既得其所難矣陛下當思所以任其難者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時不可失也微臣不勝拳拳之至

直煥章閣王師愈上奏曰臣聞天位於上雷動於下其卦曰无妄以四時言之春夏之發生雷雖震驚人不以為妄所當然也故能成育物之功秋冬之斂藏雷雖隠然而有聲人莫不惕然而駭聽盖其動也妄必有札瘥癘疫之患聖人體天以立極法天而圖治安平之時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非以其材略智術足以高天下亦以其動静本於天理之自然不撓乎人為之私也是以濟大業者當艱難之時或速而有成或緩而有成究其所以然皆无妄也漢高之王漢中未幾而長驅於滎陽京索閒不五載而成帝業葢因思東歸之士其動不可以緩也諸葛亮之相蜀國事未定則閉關息民以圖之其動不可以速也臣又聞善圖治者如良醫之療疾固有指日而致效者亦有累月而致效

者氣血未衰偶爲外邪所乗或汗或下其效立見此豈待累月之久哉若夫沈痾之餘羸然薾然必在乎固其本元養其精神强其筋力反欲投瞑眩之劑求指日之效又欲娛之以華麗宴樂之奉其可哉方今天下之患胎於熈豐結於崇觀潰裂於靖康爰自紹興之初上下相維持將復振矣未幾用事之臣又從而弱之幸賴天啓聖明陛下嗣膺大統規恢十年始有蘇息安强之兆實社稷生民之福也伏願陛下遠稽羲經之无妄俯察

良醫之治病脩我之備待彼之釁毋欲速而輕動其不能成萬全之勲者臣未之信也

師愈爲長沙守上奏曰臣聞濟大業者不可畏敵人之盛强亦不可喜敵人之失徳畏其盛强則心必怠喜其失徳則心必驕驕與怠一萌於胷中而能圖維者鮮矣三代而下遇强敵者莫如漢髙祖方項羽席戰勝之威以入關分王諸侯可謂强矣髙祖則未嘗畏焉羽之慓悍猾賊所過残滅可謂失徳矣髙祖則未嘗喜焉竟趨

漢中務寛仁以收民心擴大度以用人傑終能遂其欲東之志五載而成帝業其規模爲何如靖康之變亘古所無之耻不共戴天之讎將五十年矣在當時見聞其事者壯者已老老者已死今之年三四十者雖語以當時之事已茫然矣此讎此耻殆將忘之祖宗在天之靈四海忠義之心所望雪此耻復此讎有待於陛下陛下亦以雪耻復讎爲已任即位以來宵旰焦勞未嘗不在是也然以强弱之勢論之敵人土地之衆金穀之富車

馬之壯雖元魏所不逮自古遐裔之盛未之有也世之畏縮守和議者必持是說焉曾不知强弱盛衰相爲消長未有强而不弱盛而不衰者厥今敵勢安知天意不已厭其德而將罰之乎故其强易弱其盛易衰況加之以嚴威中原之民怨入骨髓以是觀之其可畏乎世之輕狂妄議進取者往往又喜是說謂可以指日恢復曾不思國家素備果何如哉已巳之歲金亮篡奪辛巳之歲金亮自敗天授機會如此國家不能進跬步取尺寸土

良由無素備也何謂素備一曰脩己任德以承天意二曰實惠及民以固邦本三曰廣收英傑以爲股肱四曰據要害之地以壯形勢五曰練兵足用以待進取此五者人皆能言之陛下亦飽聞而厭聽人多以爲腐儒常談殊不知五穀無異味而能療飢布帛無異采而能禦寒五者雖若常談實圖維之先務要在深思而力行既有素備機會之來斯能乘之何謂機會或骨肉爭國或種落離叛或姦雄割據或大盜蜂起或輕動深入皆機

會也魏相曰兵應者勝素備已脩或逢機會以應兵乘之而不能成商宗周宣漢光武之業者未之聞也苟為不此之務徒能張虛氣出大言忘遠慮爭小利而曰能圖恢復者非臣所知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四